



人间

诗歌港

# 清莲赶年集

魏青梅

被集市上的春联猛然拽进腊月门儿之前，清莲仍在慢条斯理地虚度着光阴。一年前退休的她，很多时候是在老家度过的，早已习惯了不数日月的半隐居生活。总以为岁月漫长，可转眼之间年关将至。

大红灯笼高挂一根高高的杆子，飘着金黄的穗子，在蓝天下你推我搡，如正月里挤成一堆踮起脚尖看秧歌的红衣姑娘；红彤彤的春联喜气洋洋地挂了半条街，烫金的福字借着阳光耀你的眼，像是故意地，怎么躲也躲不开向你投来的一束束光。年的讯息好像就是从这里传到千家万户的。

卖春联的老人扬着一张如菊花般的脸朝她笑：“看看有中意的不？都是自己写的。”清莲很惊讶，重新端详这张写满沧桑的脸，因了墨香的熏染，竟有几分文雅若隐若现。

嘈杂的叫卖声掩盖不住清莲的好奇心，饶有兴致地与老人攀谈起来。年近耄耋的老人是一位地道道的农民，上过几天识字班之后，对文字有了敬畏之心，一张揉皱了的报纸他都要抻平了收起来。识字班学来的那点东西读不通一页报纸，不认识的字圈出来，问放学回来的儿女。年复一年，他居然能与上大学的孩子互通书信了。日子慢慢好起来，他又迷上了写毛笔字。一双儿女鼎力支持，字帖、笔墨和纸砚一应俱全。雨雪天气，农闲时节，别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时，他窝在家里挥毫泼墨写大字，一写就是几十年。渐渐地，每年春节，亲朋好友的家门上都贴上了他写的春联。近几年，庄稼活儿干得少了，特别是百无聊赖的冬天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他就一副接一副地写春联。老人的儿女都过得美满幸福，他和老伴也衣食无忧，不需要以卖春联为生，但是，这样的年纪，还能捏着自己赚来的票子，把光阴牢牢攥在手里未曾逝去，心里有稳稳的踏实与满足。

清莲选好了春联，从包里翻出一张崭新的十元票子，恭恭敬敬地递到老人手里。拿着老人递过来的春联，如一张通往新年的动车票，瞬间让她有了紧迫感。清莲暗下决心，等过了年，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该结束了。而眼下，置办年货要紧。

清莲随着人群往前走，谁说如今生活好了年味儿越来越淡了呢？你到农村的腊月集上转一转，拥挤的集市比平时“膨胀”了许多，那浓浓的年味儿，立刻让你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。几乎每个摊位都放着一个大小不一的喇叭，摊主拉着长音儿用地地道道的方言连声叫卖，中间还夹带着一些只有当地人听得懂的修饰词，令人忍俊不禁。农村集市，买卖双方都是十里八乡的乡亲，虽然彼此不问姓名，但那张混熟了的脸就是相互信赖的名片。既然是年货，当然比平时要丰富多彩，你只管买买买，忘记带钱了？没问题，记着，下集再给。放心，绝对不会有有人把欠款拖到大年三十。

清莲站在一帮老太太身后，从缝隙中瞅着地上摆的各种炒货。年轻的老板八面玲珑，手脚麻利一一打点，眼角一扫瞧见了清莲，一声姐姐甜得齁人。瓜子、花生、开心果……清莲伸着一根食指，从南点到北。温柔漂亮的老板娘负责收钱，她平时是不来的，只有在最忙的腊月集才前来助阵。农村老太太仍然习惯使用现金，这种收款找零的精细活儿离不开一位贤内助。

卖年糕的大姐是张生面孔，之前好像没见过。她长了一张丰满的脸，略施粉黛后风韵犹存，涂了口红的嘴唇，越看越像贴在年糕上的红福字。清莲看了一眼年糕，再望一眼大姐，噗嗤一声笑了。大姐莫名其妙，也跟着她傻笑。清莲付了款，提着年糕走了两步，回过头来真诚地看了大姐一眼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您一定是个有福之人。”因为这句话，至少几个腊月集，大姐心里都会暖暖的。

逛了一圈，喜欢花的清莲顺脚溜达到了花市。五彩缤纷的鲜花沐浴着冬日暖阳，竟比往日娇艳欲滴。那盆白里透粉的仙客来似乎看懂了她的心思，眨巴着眼睛朝她笑。清莲立马有了把它带回家过年的冲动，甚至想好了摆放的位置。可是，看着拎满东西的两只手，她打算忍痛放弃。察言观色是老板的基本功，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位有意向的顾客。摊主从车上找出一个大大的手提袋，麻利地把清莲手里的几个袋子装进去，这株如仙女一样衣袂飘飘的仙客来，就袅袅婷婷地跟着清莲回家了。

商贩们亢奋的叫卖声夹杂在喜庆的音乐里，一直跟着清莲走过了集市外的两条街。清莲在心里数着日子，盘算着下个集该置办的年货。她摇摇头自嘲地笑了，以往年的经验，不到年根儿，年货是买不齐的。

# 甜甜蜜蜜过大年

林春山

大年是个甜甜蜜蜜的日子，是个和和美美的日子，更是个团团圆圆的好日子。

无论你身处异域，身在五湖四海，抑或奔波于大江南北，每每大年到来的时候，都是归心似箭。千万里路途遥遥，万千种思念在心，从四面八方奔向家的方向。

家是最让人牵肠挂肚的根之所在。从呱呱坠地到仰天大笑闯天涯，都是从这里出发。不忘根本，难忘曾经，家是人们的情感所系，是凝聚力量的源头。

富门犹可恋，穷家难舍离。这里的笑声从远古传来，飘向不可知的未来。在生活艰难的年代里，人们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，家的甜蜜、家的和美、家的笑声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国人，与今天和谐美满的新生活，构成了中国的亲情文化、乡土文化。

曾经的大年，人们知足常乐，一把“糖豆”甜美了艰难的日子。其实，能买上一斤“糖豆”过年的人家是相当不错的了，有条件的通过关系搞到供应票证，买上一斤白砂糖或绵白糖，这个家庭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了。

一个一百多户的小山村，过年时，总共能买上十斤“糖豆”，就足以让全村沸腾起来了。因为受条件限制，人们大都没有余钱可供消费，买上一斤“糖豆”，除夕之夜孩子们拜年时每人分一颗，让他们感受年的快乐。可是村里的孩子太多，即便每人一颗，也往往不够分。在如此窘况下，一些人家干脆过年连一斤“糖豆”也不买，甚至除夕夜大人不起来，只让孩子们出去拜年，收回来的“糖豆”留作初一白天分给前来拜年的孩子们。

条件稍微好点，孩子多且能买上一斤“糖豆”的人家，总是子夜过后，早早地打开街门，挂上自制的灯笼，然后坐到炕头上，等待前来拜年的孩子们。眼看买的“糖豆”分得差不多了，自家出去拜年的孩子们便陆陆续续跑回来了，急急忙忙从衣服兜里掏出刚刚拜年收到的“糖豆”，放到炕上，转身又出去挨家挨户拜年了。如此往返，家里的“糖豆”源源不断地增加着，家长的脸颊上流露着幸福的笑容，前来拜年的孩子们得到了“糖豆”，也开心地跑来跑去，嘴里不停地喊着叔叔婶婶、大爷大妈过年好！

是啊，过年好！“糖豆”在全村人家里像孩子们拜年一样，东家进西家出，活跃了全村一年一度除夕的气氛，甜蜜了那个时代的幸福生活。

这仿佛是在讲一个不存在的故事，其实真不是故事，而是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真实场景。虽然曾经的生活如此艰难又如此尴尬，但是囊中羞涩的人们仍然不管不顾，脚步匆匆，从四面八方奔回家中过年，感受一年一度老少爷们其乐融融的快乐心情。

如今过大年，谁也不会再为一斤“糖豆”而绞尽脑汁，百般筹划。即使买上十斤百斤的“糖豆”，也勾不起孩子们那种乐趣了。哪怕你捧上一大捧，笑容满面地往他们兜里塞，他们也断然不会有多少欣喜，恐怕看也懒得去看，更不用谈装到兜里了。正所谓“糖多蜜不甜”，现在的糖果可谓琳琅满目，丰富多彩，从“形式到内容”早已没有了过去“糖豆”的内涵。过去普通人难得一见的冰糖，今天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，超市里应有尽有，家家户户都不缺，可无论如何也吃不出去“糖豆”那种甜蜜的感觉了。

一部手机连起整个世界，幸福的生活懒惰了曾经无忧无虑的快乐，也掏空了曾经丰富的精神世界，东家进西家出的拜年场景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。好怀念渐去渐远的传统大年。

撑起除夕夜欢乐主旋律的“糖豆”，是我们永远难忘的乡愁，是我们几代人最开心的记忆，是甜甜蜜蜜过大年最快乐、最深刻的美好时光。

# 春节

赵德民

需要多少中国红  
年味儿才会更浓  
红灯笼挂满马路两旁  
像一群忠诚的卫士  
守护着万家灯火

需要多少欢声笑语  
让心与心靠得更近  
福字、年画、春联、窗花  
贴的是红红火火的日子  
一朵朵祥云飘然而至

需要多少和谐美丽的梦境  
祖国的大好河山  
才能更加壮阔和巍峨  
我们怀揣着万千希望  
乘上开往新时代春天的列车

中国人的龙年春节  
中国人的欢乐时光  
年夜饭，辞旧岁，放鞭炮  
扭秧歌，舞龙舞狮，踩高跷  
日出东方红，龙腾盛世安

# 辞灶

邓兆文

供上糖瓜，点上香炉  
请灶神上天言好事、说好话  
忙活了一年，都不容易  
即使有些不周之处  
也别惹苍天上火生气  
多说点五谷丰登、人间和美之事  
让那些不顺心的烦恼  
烧成灰随风去吧  
大地有载物之厚  
上天有好生之德  
自会降祥瑞于我们  
但，这也只是权宜之计  
只有平日多行春风，种善因  
才能得秋雨，结善果

# 雪后登凤凰山

林海

一夜雪花飞舞  
城市被洁净覆盖  
高楼林立  
银色起伏  
一群“甲壳虫”缓慢爬行

欲与山峰试比高  
我的心早已登上了山顶  
寒山独行  
像一只蚂蚁在移动  
山矮了  
我高了  
独享这安静的世界  
静得只听到自己的喘息声

极目远眺  
天地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 
天也净得没有杂质  
连脚印都是干净的

山脚下  
一群玩雪的“敬慈公益志愿者”  
像是从大山里飞出来的金凤凰